# 周柏春自述

周伟儿
周智儿 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姚慕雙 周柏春
藝術生涯五十周年
劉海粟題
一九九三年

姚慕雙
周柏春
舞台藝術生活五十周年

寓教育於娛樂

夏征農題

高超喜劇藝術

駱玉笙

一九八六年九月

桃李盈門

祝賀姚慕双周柏春

舞台藝術生活五十周年

吳宗錫



1981年拍摄电影《子夜》中的周老板造型



周柏春与谢晋在一起



拍摄电影《子夜》期间，与电影厂的导演合影

左起：姚慕双

王丹凤

周柏春

桑　弧



姚慕双、周柏春与王汝刚在一起

1997年周柏春的全家福
后排：严峰（外孙）、智儿、严樑（婿）、林义健（婿）、许宏（婿）、文儿
中排：周昉昳（孙女）、赛儿、王珮（媳）、红儿、伟儿、麟儿、尚桂珠（媳）
前排：许闻捷（外孙）、吴光瑾、周柏春、林迟鸣（外孙）、周全（孙）





周柏春与大女儿
周伟儿在构思创作



周柏春夫妇在悉尼



粉碎“四个帮”扣重焕艺术青春——《路洒下的宝贝》剧照
左起：童双春、周柏春、翁双杰



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风采依旧——1979 年重演《满园春色》
左起：冯团长、姚慕双、姚勇儿、周柏春、刘振元



# 自述


序　殷一璀

自　序

1. 我的童年　2

2. 二易姓名　8

3. 兜广告　12

4. 第一次唱堂会　15

5. 我的姆妈　18

6. “偷来的”艺术　24

7. 我的婚事　26

8. 急流思退　31

9. 天亮了　35

10. 周总理的两次接见　37

11. 不堪回首的日子　41

12. 寒流中的一丝温馨　48

13. 冰消雪融　57

14. 希望你们不要笑　61

# 目录


64 一场特殊的考试 15.

67 滑稽唱到监狱里 16.

70 两个“周柏春” 17.

72 我与侯宝林的交往 18.

81 我与评弹的不解之缘 19.

91 我的学生们 20.

98 恩恩怨怨师生情 21.

110 走马观花澳洲行 22.

114 古稀之年练拳乐 23.

118 我生活中的趣闻轶事 24.

126 我的儿孙们 25.

142 蒙特利尔的荣誉市民 26.

149 我的胞兄姚慕双 27.

160 阳光沐浴 28.

164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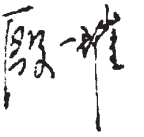

# 自述

滑稽大师周柏春，耄耋之年，躬身笔耕，撷取其艺术生涯中的特殊经历汇集成书，可敬、可贺。

滑稽戏源远流长，发端于市井坊间，勃兴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滑稽戏作为一种民间剧种，其走进现代剧场、登大雅之堂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作为滑稽戏的代表人物，周柏春先生几乎见证了这一曲折的历程。也正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滑坛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滑稽剧种繁荣发展，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喜爱和接受。可以说，在滑稽戏的发展历程中，周柏春先生是作了大贡献的。

周柏春先生挚爱滑稽艺术，倾心滑稽事业。无论是在寄人篱下的童年时代，还是在文革时身心俱损的劫难岁月，他都从未动摇、放弃过对滑稽艺术的孜孜追求。作为“滑坛泰斗”，周柏春先生在说、学、演、唱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凡是看过他创作表演的《宁波音乐家》、《学英语》、《满园春色》等滑稽经典名剧的人，无不在其讴歌新时代、新风尚，鞭挞丑陋腐朽的精湛表演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在捧腹不已的同时，引发对一些社会现

# 序



象的理性思考，寓教于乐。

周柏春先生有师者风范，无私献艺术，精心育桃李，传艺授业，提携后进，培养了一大批“双”字辈的滑稽艺术人才。

近年来，周柏春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以传播欢乐为己任，频频参与公益演出。他多次深入工厂、矿井、农村、里弄、学校等，为市民百姓演出，播撒欢乐与笑声。特别是在前不久抗击非典疫病的非常时期，周柏春先生不仅捐钱捐物，而且亲自参加上海市文联组织的“文艺家向白衣战士献爱心”义演活动，在人们心中树立了德艺双馨的良好形象。

《周柏春自述》一书的出版，是广大滑稽艺术爱好者的乐事。通过这本书，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位老艺术家的经历、思想和艺术追求。这本书也为人们了解滑稽艺术和它的发展历史，促进滑稽艺术普及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借此书出版之机，我谨祝柏春老先生健康长寿，祝滑稽艺术永葆青春。

*2003* 年 *6* 月 *25* 日

# 自序



作者像

广大观众都很熟悉舞台上、荧屏上的我。在大家的心目中，我似乎就是欢乐的化身，永远能为大家带来笑声。

其实，生活中的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我有追求，有收获，有成功，也有失败，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花色品种一样不少。

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到一个被称为“滑稽泰斗”的文艺工作者，风风雨雨八十一年。现在闲来信手，将我人生中酸甜苦辣的故事采撷一部分呈献给读者：其间有童年时寄人篱下的辛酸，有第一次唱堂会时的尴尬，有文革时遭受劫难的愤懑和无奈；当然更多的有事业成功的喜悦，有观众厚爱的感动、亲情关爱的幸福……

如拙作能为您的饭后茶余带来一笑，平生足矣。

*2003* 年 *5* 月 *25* 日



## 周振亭自述

# 1. 我的童年

1922 年 12 月 22 日，我出生于旧上海十里洋场一条普普通通的里弄。父母是大病初愈得子：父亲肺炎吐血，母亲一场伤寒，“先天不足”伴随我同时落地。

我的童年是在贫病交迫中煎熬过来的。

5 岁那年，一场摧人身心的骨痨几乎夺去我幼小的生命。时隔 70 多年，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高烧整日整夜不退，昏昏然滴水不进。陪伴我的是爹爹姆妈无济的泪水和破碎的心。俗话说“病急乱投医”，为了救我这条小命，爹爹姆妈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稍有价值的东西，东叩西求请医生，而请来的所谓医生却是骗人的“九九道”。这些“九九道”人装腔作势地来叫我的魂，抓些香灰给我吃。如此这般，病魔作祟更甚，奄奄一息的我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子。后来，苍天开恩，我爹爹姆妈总算投到了一个有真本事的外科医生，他一视病情，果断地让我既吃中药又开刀。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总算捡回了我的一条小命。这个救命的医生，他的大名我没齿不忘——储颐绶。

从此，爹爹姆妈对我百般呵护，疼爱有加。

我的爹爹当时在钱庄当一名小职员，微薄的收入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温饱，市面不景气经常失业在家。我们因付不起房租，走马灯似地搬家，房子越搬越小，结构越搬越差。

我 9 岁那年，又搬家了。这一次的“家”，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后楼——一只狭小闷热的烘箱。铺在地板上的两张《申报》，就是我们弟兄的“床”。楼梯扶手上加钉的一块搁板是阿拉一家们吃饭的桌子。家里仅有的一只闹钟，经常在当铺里进进出出。每次尴尬的时候，都由我拿着闹钟去当铺。又瘦又小的我手举闹钟，放到那高不可攀的、神秘莫测的柜台上，心里总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凄凉。烧饭的一只炭炉“沟壑纵横”上面匝满了一道道为延其寿命的细铅丝。

即便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点，一家人还是难以聊生。几经商议，一家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各投生路。姆妈带着兄姐在上海度日，我则跟着善良懦弱的爹爹到宁波去投亲。

1931 年冬，一个阴冷的夜晚，在十六铺码头，一对落魄的父子登上了去宁波慈溪的小火轮。

宁波慈溪是我伯父的家。伯父早已谢世，伯母是一个精明势利的宁波女人，由她一手操持着家。我堂兄在外谋到一份很不错的差事，因而伯母家的家境如顺水行舟，稳当安康。

面对身患肺病的爹爹和依偎在一旁、搭拉着一双红眼的我（当时我正患结膜炎），伯母的欢迎仪式是一个白眼。这真是“白板”对“红中”。

寄人篱下，万般无奈。在投亲的那一段日子里，我耳际经常听到的只是伯母的骂声：“小鬼，饭又要刮，闲食又要刮！事体勿会做，只会撮箕。”（“刮”和“撮箕”，宁波方言都是“吃”的意思）

一到晚上，我爹爹便闷声不响地出门了。我知道，他是去打麻将的。每当这时，我也睡不着了，悄悄地尾随爹



## 自述

爹。我身穿一件薄薄的脱单棉袄，冻得浑身索索发抖。我边跟在后面边暗暗地为爹爹祈祷：但愿他今晚能赢些钞票回来。可是事与愿违，忠厚老实的爹爹每一次都是输了钱回来。我彻夜不眠，唯闻爹爹的声声叹息。

吃白食，遭人讨厌。我总想做点什么，不至于那么惹人厌。“干点活儿”，这个念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魂牵梦萦。

伯母家像一般乡村农户一样，常年晒着许多糯米块和年糕块。每到黄昏，要将装着糯米块的竹匾一只只收进来。从晒场到家，有一段乡间小路。为了不吃闲饭，我每天抢着收糯米块。那年我只有 9 岁，长期营养不良，个头矮，力气小。我端不动一只竹匾，于是两手扶住匾框，顶在头上，颤颤巍巍、凝神屏息地往前走。谁知有一次，我因头顶压了东西，挡住了视线，竟一直走到小池塘里，“扑通”一声，连人带糯米块通通掉进河里。时值隆冬，一阵刺骨的冰寒，凉透了心。哇！我刚张口想叫，浑浊的泥水呛得鼻子一阵发酸。我闭着眼睛绝望地拼命挣扎，心想：“可怜的爹爹，我不能再为你祈祷了……姆妈、阿哥、阿姐，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抓住水草！这边！这边！”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声呼喊，原来是好心的村民在指点我：“往这边走，抓住边上的水草……”我使劲地乱摸乱抓，真的抓到了一根救命的水草。渐渐地，我的头露出了水面，气儿也慢慢地缓过来了。我爬上岸来，一身泥水，满心懊丧，满手满脸被草锋刮得青一道紫一道。好心的村民送我回家。面对浑身透湿险些丧身的我，伯母又是一个白眼：“多事体，糯米块和总糟蹋了！”（“和总”是全部的意思）

一条命还不如糯米块贵重！儿时看到长长的蚁队为搬运一粒米或一颗大豆，不辞艰辛，齐心协力，往往被深

深地感动。蝼蚁尚能友好相处,祸福与共,人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分?贫穷是那样被人看不起,“穷”似乎是罪恶的根源。霎时间,辛酸、苦涩、愤懑、自尊等各种情感一下子涌满了我童稚的胸膛,它们最终汇成一个强音从心底迸发:我要赚铜钿,赚大铜钿!不要被人看不起!

老实巴交的爹爹一言不发,紧紧地抱住冻得索索发抖的我,心痛欲裂。一气之下,爹爹连夜带我赶回上海。

小时候家境不好,我却不体谅爷娘的苦衷,经常干些傻事,惹他们生气。9 岁那年,有一次,姆妈给我 3 只角子,叫我到弄堂口小店里去买包香烟。我拿着角子,一蹦一跳地往外跑。走到弄堂口,只见一群人,头凑在一起看着什么,七嘴八舌,起劲得不得了。我十分好奇,想看个究竟。因为人长得瘦小,三拱两拱就钻到了前面。一看,原来这些人在抽签子赌博,庄家和赌家各抽 3 根签,庄家挑出 3 根签中点子最大的,赌家却挑出其中点子最小的,拿来比拼。要是赌家的小点子还是大于庄家的大点子,那么赌家就算赢了。这种概率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当时的我哪懂得什么概率,只看到一个人运气极好,抽到的点子总是大庄家那么一二点,一歇歇功夫,1 角变 3 角,3 角变 9 角,9 角变成了 2 元 7 角……

我看得心里痒痒的,紧紧地拽着 3 只角子,手心在微微出汗,跃跃欲试。“小阿弟,来白相相(沪语:玩玩)吧,赚了铜细买糖吃。”庄家在叫我。我小心翼翼地拿出 1 只角子,放到地上,学着大人抽出 3 根签,尖着嗓子叫一声:“一配三!”……结果是可想而知,手里的 3 个角子一眨眼就进了别人的口袋。

我畏缩在弄堂口不敢回家。不一会,哥哥姚慕双回